中国文化报
责　编：张　婷　E-mail:meishuwenhua@126.com
新闻热线：010-64295079
2026年11月22日　星期日

寻迹川甘长征路　画笔记录人民情

——记1978年刘文西重走长征路写生采风之行

张小琴



奠基礼——欢庆直罗大捷（国画） 刘文西

1978年，我追随人民艺术家、恩师刘文西先生，历时两个多月，沿着川甘长征路一路前行、实地写生，完成了一段意义深远的艺术朝圣与精神淬炼。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采风游历，而是一场以脚步致敬长征、以笔墨扎根人民的真诚实践。我们一路寻访红色旧址、穿行雪山草地、深入山野村寨、贴近老区人民，在高原苍茫天地间汲取生活养分、积累鲜活素材、体悟长征精神。这段踏实纯粹的写生历程，既是刘文西先生艺术生涯里一次至关重要的突破远行，也是我青年时代塑造艺术初心、滋养艺品人格最珍贵的人生记忆。

自1958年毕业来到西安美院、扎根西北从教创作，刘文西先生每年都利用寒暑假的时间深入陕北黄土高原采风，他的足迹遍布陕北山山峁峁，他的画笔描绘人民大众，深耕乡土大地。1978年，先生决定完成一个期盼已久的心愿：重走红军川甘长征之路。

此次远行，先生召集我们四位青年学人同行——刚留校任教的我与姬国强，以及来西安美院进修的四川美院教师林长俊、施肇祖。出发前，先生郑重叮嘱我们：“这是一段艰苦又难忘的红色溯源之旅。重走长征之路，路途艰辛，却值得一生铭记。我们此行不只是观景访迹，更是以画家之眼观照山河，以真诚笔墨书写人民，从红色征程、大地深处、普通百姓身上，找寻最真实、最有力量的创作源泉。”

七月盛夏，我们背上行囊、携纸笔画具，自成都入川。初入马尔康、卓克基嘉绒藏区，彼时的川西山乡，留存着原始质朴的山野风貌。群山连绵，青稞扬花，梭磨河于河谷间奔流不息，山峰巍然矗立，民居错落排布，满目生机，尽是淳朴浓郁的乡土气息。我们走入村寨，聆听老乡们口口相传的长征往事。淳朴的藏乡民风、劳动者质朴的神态、山野生活本真的样貌，为我们源源不断提供鲜活的写生素材。

刘文西先生带领我们每日写生，朝起落笔，暮归不辍。田边地头、藏寨庭院、牧民帐篷，皆是我们天然的画案。遇到与村民言语不通时，便以微笑致意、手势交流，彼此相处质朴温暖、十分融洽。旅途食宿简朴，我们却全然甘之如饴。随身背的绿铁皮军用水壶，渴时用以饮水，写生调墨取水亦全靠它。刘老师望着我斜挎水壶、手握毛笔专注写生的姿态，笑言我像一名能打仗的女红军。

一段时间下来，所带画纸几近用光。先生自是豁达，笑着说：“写生如行军，补给要充足。”我们意外地在当地小卖部发现了有出售的四开草纸，分土黄、赭黄两种天然底色，手工纸质感粗粝朴拙。先生试笔之后格外欣喜：“太好了，就地取材，就地补给，这就是我们写生最好的‘笔墨弹药’！”

踏入松潘、若尔盖大草原，连片沼泽广袤无垠，水草漫野、人烟寥落。草原气候瞬息万变，烈日冰雹轮番交替。身临其境，我们方才真正读懂红军过草地的绝境艰辛，读懂长征百折不挠、坚韧不屈的伟大品格。

途中偶遇护送小学生前往远牧点的牦牛队，征得牧民同意后，我们跟随牧队深入草原腹地。草甸湿软泥泞，沼泽遍布，步履维艰。我们跨上牦牛背，紧紧搂住身前小藏娃的腰身。刘老师身形壮硕，初次骑牛便被牦牛掀落，他朗然一笑，再度攀上牛背，继续前行。全程40公里，我们跋涉整整一日。沼泽泥潭起伏不定，牛背持续晃动，终日颠簸令人浑身酸痛，疲惫不堪。烈日灼肤，鼻尖脸颊都被晒得起皮。入夜，宿于牧民帐篷，仰望满天星河，一路风尘皆化作满心敬畏。想到当年红军仅凭双脚穿越茫茫荒原，以坚定信念跨越生死绝境，何其坚韧，何其伟大！

牧人逐水草而居，心性淳朴善良、坚韧豁达。我们跟随牧民放牧、赶羊、挤奶、歌唱。在牧场，刘文西先生为名叫纳木错的藏族小姑娘速写半身肖像。“纳木错”取自藏语，寄寓湖水般纯净美好的心意，是高原百姓赠予女孩的美好期许。先生此行创作了《捻羊毛的当卓尚姆》《草珍》《泽巴觉》等经典炭笔、色粉笔速写作品。藏族老阿妈待人热忱真诚，为我们烧水做饭、揉捏糌粑，端上新打的酸奶与鲜香野菌汤锅。藏族青年笑着打趣：“老师，您饭量这么好！”刘老师真诚回应：“我也算这里人，我也喜爱这片土地。”

最令人难忘的是攀登懋功雪山。我们搭乘军区慰问团便车，奔赴懋功山顶雷达兵站。这座哨卡常年大雪封山，全年仅有夏季短短数月能够通车。车辆沿山路盘旋上行，海拔逐级攀升，地貌层层更迭：山脚是青黄连绵的青稞田，山腰是幽深高大的林海，海拔越高，林木愈发稀疏。傍晚抵达后，寒风呼啸、野草匍伏、山石嶙峋，尽是高寒荒原的苍茫壮阔。盛夏八月依旧寒风刺骨、空气稀薄，每一步前行都倍感吃力。

听闻我们前来写生，官兵们热忱相待，见我受冷，特意取来军大衣为我披上。兵站有20余位官兵，他们常年驻守雪山，终日风雪严寒、孤寂相伴。驻地条件简陋，官兵们却初心不改、意志坚定，默默戍边卫国、守护疆土。

当晚，慰问团在山顶营地为官兵放映经典老电影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。营地狭小，加之高原严重缺氧，观影时胸闷气短、体感艰涩，更能体会官兵常年驻守雪域绝境的坚毅无畏。一位同行者因高原反应严重，当场晕厥，被紧急送下山救治。然而，年过半百的刘文西老师依旧身姿沉稳、精神饱满。他无惧缺氧严寒，坚持就地写生，创作热忱饱满，以笔墨定格戍边官兵的可敬身影。

告别懋功雪山，我们一路向北前行，穿越包座河谷、翻越腊子口天险，挺进甘肃岷县老区。腊子口峭壁对峙、江水奔涌、雄关险峻，亲临其境，方能真切感受天险的磅礴气势，深刻体悟“三军过后尽开颜”的豪迈胸襟。川甘交界的山河，兼具灵秀风骨与雄浑气度。深山古道、河谷梯田、乡野村落，处处浸润红色底蕴、沉淀岁月沧桑。我们走访甘肃乡村农户，聆听老区老人追忆当年红军休整安民、传播理想、守护百姓的温暖往事。西北百姓忠厚勤勉、质朴坚韧的品性，让我愈发读懂先生所言“土地养育风骨，人民滋养笔墨”的道理。

两个月长途跋涉、日日写生不辍，时时沉淀感悟，淬炼出一大批扎根红色热土、浸润生活真情、承载长征精神的写生佳作。这批珍贵的写生作品，成为刘文西先生艺术生涯中质朴纯粹、意蕴绵长的经典遗存。回望先生的艺术创作道路，1978年的重走长征路采风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节点。此前20年间，先生深耕黄土高原，铸就沉厚苍茂、质朴刚劲的艺术面貌，而经过长征精神淬炼、雪域风物滋养，先生在造型、色彩、用笔、格调上都有了深化，在写生作品中展现出的明亮、雄健、开阔的艺术气质，以及英雄主义的底色，促成了他艺术风貌的升华，直接开启了他此后十年的创作鼎盛期。

（作者为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教授）

中国美術館

骏驰云章



塬上白马（国画） 75×81厘米 1985年 周韶华 中国美术馆藏

周韶华，1929年生于山东荣成，是我国当代著名山水画家、美术理论家，曾任湖北省美术院院长、中国美协理事，荣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美术家荣誉。他长期致力于中国山水画现代化探索，追求雄浑、博大、开阔的东方审美气象，打破传统山水小品化、文人化的局限，为当代山水画注入史诗气质。

《塬上白马》现藏于中国美术馆，是其西部主题代表作之一。在题材内容上，作品摒弃了琐碎的风景描摹，仅以黄土塬野与白马为核心意象。黄土塬广袤苍茫、古朴厚重，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的历史底蕴，白马则象征着奔腾向前的民族精神。画家将空阔高原与孤然白马巧妙组合，使苍茫大地不再沉寂，展现出坚韧昂扬的生命气息；在构图布局上，延续其宏大构图方式，将视觉重心聚焦于中央的白马，同时将地平线沉稳压低，用横向开阔的塬体铺展出天地格局，极大拉伸了空间纵深感，传递出西北大地无边无际的雄浑气势，尽显大写意山水疏朗大气的开阔格局；在笔墨与色彩上，画家运用泼墨、皴擦的笔法塑造出黄土塬的粗粝质感，同时以赭黄与墨色交织，还原出高原苍凉质朴的地貌特征。而白马则用干净凝练的线条勾勒，在厚重深沉的大地底色映衬下，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。在精神内涵上，这幅作品超越了普通风景绘画的层次，苍茫塬野代表华夏故土与厚重的文明根基，白马象征坚韧不屈的民族生命力。大地厚重沉静，白马清逸昂扬，一沉一扬、一静一动的对比，寄托着画家对山河大地的深情、对民族精神的礼赞。

整幅作品将自然地貌、笔墨艺术与民族精神融为一体，以极简物象塑造出了磅礴意境，既延续了中国传统写意艺术的精神内核，又以现代宏大视野重构山水审美，是当代山水创新的经典之作。

（吕畔来/文）

古韵新声



雪江卖鱼图（国画） 宋 李东 故宫博物院藏

雪天，鱼都更有味道了

张婷

小雪时节，我们总喜欢一边赏雪景，一边寻些热乎鲜美的吃食，眼里是风景，口腹有暖意。宋人也有这份兴致：趁着落雪临江赏景，顺带买上一尾江鲜。若无这场雪，这不过是江边寻常的鱼货交易，平淡无奇；有了雪，这件小事便多了几分滋味。赏雪是眼福，吃鱼是口福，恰好凑成雪天里的乐事。

宋代古画《雪江卖鱼图》与《雪桥买鱼图》，便记下了这份赏雪寻鲜的日常。

李东的《雪江卖鱼图》，可谓是宋人笔下的江上“生鲜闪送”。画作取南宋典型的边角构图，以留白表现坡岸、屋瓦之上一层薄雪轻覆的清寒江景。淡墨晕染苍茫江天，浓墨简勾枯木水榭，远山近乎剪影，画作以极简克制的笔墨，把寒江里的淡远雪意烘托得恰到好处。

江面停泊一叶扁舟，舟上渔翁站在船头，正向水榭中人兜售渔获。水榭里那人倚栏俯身，手已经伸出去，等着接渔翁递上来的鱼鲜。寥寥数笔，氛围感拉满。李东偏爱“村田乐”等风俗题材，擅长捕捉市井里那些细碎瞬间。他没有刻意拔高意境，只是如实画下寒江上这桩小小的买卖：漫天清寒的雪景之下，是古人冬日里惦记一口鲜货的朴素期待，平淡，但动人。

宋代佚名《雪桥买鱼图》，恰似风雪江边“生鲜自提”的一幕。画面左侧巨石突兀，石间杂树苍劲，枯荣相映。浩渺江水向远方缓缓铺展，一直往远处淡开，远景浮着浅浅一道岸线。坡地、木桥、草堂都覆着白雪，小桥跨在水面上，小船就停在桥边。

仆从撑着伞，士人踏雪走到桥边，俯身和船上的渔翁搭话，像是在挑鱼、问价。不远处，草堂半掩于雪色之中，江村清寂；风雪寒天里，这场寻鲜之约，让静穆雪景多了温情。

寒天得鱼不易，古人对这份江上鲜味便格外偏爱。唐代诗人杜荀鹤写下“就船买得鱼偏美，踏雪沽来酒倍香”，道出风雪之中向舟头买鲜、对雪酌酒的意趣。宋代黄庭坚诗中“偶思暖老庖玄鲫，公遣霜鳞贯柳来。蘧曰方看金作眉，鲙盘已见雪成堆”，则借江鲜寄情，在食材滋味里透着对日常的热爱，也饱含友人间的温情，尽显宋代士人的饮食审美。

两幅宋代雪景小品，同绘雪江渔事，一为卖，一为买，互为呼应。雪是天地清寂的底色，鱼串联起雅趣与烟火。赏景是精神的舒展，食鲜是俗世的安稳，人间有味是清欢。

艺术源于生活。山水画作不是脱离人间的虚空景致，它和三餐四季、人间滋味紧紧相依。创作者从寻常烟火里汲取灵感，于风雪之中看见生机，于清雅山水间留住日常温情，这正是宋画的动人之处。

这份动人，今天仍在延续：眼有美景，口有滋味，便是好时节。



雪桥买鱼图（国画） 宋 佚名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